

最后的牛车水

梁文福



最后的牛车水

梁文福

最后的牛车水

最后的牛车水

梁文福



却坚持着写下去的人们。
以及远方许多不能自由写作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这片土地

目录

8	(序) 人间情怀的吟唱者——梁文福
14	最后的牛车水
20	来世，你就做一座山
26	烟水和风沙
34	琴怀
40	守城人
46	取自蓝色沙漠的一撮
52	汉语辞典
58	边界人
66	再生盟

72	快乐圣诞
84	衣钵
90	我是一抹风采，我是一整幅画
98	细读人间
104	纵容我一番朝朝暮暮
110	钥匙开启的联想
116	又怨芭蕉
122	倾城记
130	日子依然散文
136	爱旅（后记）
138	咿的一声木门关了

序

人间情怀的吟唱者——梁文福



三毛著

對於梁文福，我的认识可以说完全来自他的作品，而不是私交性的友谊。

前几年的某一夜，在星加坡听见台上一个女孩子唱歌，歌词特殊、曲调至美，初听之下吃了一惊。当时心里涌出了一股爱材之情，旁边坐着的朋友顺手往人群里抢眼的一位青年一指，说：「就是他——梁文福，词曲都是他一手包办，本身钢琴也弹得极好。」

我忍不住走过去与这位青年交谈，人多的场合不能说什么，可是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至今唯一见到文福的一次。

后来，文福与我之间通信也不多，除非谈公事，私人的生活绝口不谈。公事也很简单，将一首我写的歌词跟文福合作，由他谱出了曲子，在星加坡录制唱片和录音带。

当那卷录音带由星加坡寄来时，我开始注意的听它。听那其中的每一首歌，也非常留心有关文福所写的歌词。

梁文福的歌词完全掌握了一首成功歌词必需的特性：口语化、节奏感、明确的诉说心情、不在词中用难字，却又在这一句句简单的道白中道尽了暗藏着的人间情怀。

文福是一个起跑得相当年轻的创作者。

不久之后，收到文福寄来的文章，又是一惊。这个人创作的多元性，又一次得到了肯定。原来除了音乐之外，他还可以是文学的。

在多篇梁文福的散文中，还是替他理出了一个定位——他写的文章抒情中自有落实，是散文诗亦是生活的写真，是人间悲悯的胸怀化为温柔，经过冷静却不僵硬的诉说，轻叩每一扇读者的心灵。

文福本身尚属年轻，生活中的风浪不算太多，在写作的取材上，这本来应该算做一种缺乏，可贵的是，文福处理身边环境的那种细心和观察的透澈，不但弥补了这份不足，反而给人一种全新的认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以上的用词虽然老调，可是文福的功力却在人间最最平凡的生活里创出了深厚的生命之爱——他的观照无所不在，他心灵的那架摄影机，照遍了人性中每一个角落。这不能说只是才华。在才华之外，文福另有经营和努力，这两样条件，缺一不可。

事实上，才华和努力也只是创作的基本，如果这两样都具备了，没有宽阔的胸怀，作品中的内涵必然浮浅，而胸怀的深、广、悲、悯、爱、怜、包容、谅解、体会……又须要多少次实际生活中的反省沉思才能接纳。

梁文福，以他如此年纪，能够对人类对生命体悟出绝不激烈的宽容之情，才是真正令人深受感动的。

文福却又并不老气横秋，他的文章中，多次透露了某种程度的纯真，在这份赤子之心，甚而使读者看见了身为青年人的无力以及某种对于生命过程的怅然。他却不消极，他可能自己也不明白，在他自自然然的诉说里，其实仍是一个可贵的理想青年。

梁文福的心灵比一般人敏锐太多，这固然是创作者必然的心态，可是相对的，这种人的心路历程走得也比其它的人来得痛楚。做为文福的读者，我与他的呼应已经不能算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每一句话语，都深触我心，也同时感到一种落寞的深怅——文福是寂寞的。也许他明白，也许他不明白，任何一篇好文章，作者的成功其实只占百分之五十，读者的再创造，才成就了百分之百的完美。

如果一个人，将自已如此真诚的铺陈在读者面前，而阅读他的人草率乱读，他仍然要受人误解。

我不愿把文福的作品提出来一句一句分析加意见，也是担心，那样的拆开组合，反而破坏了整篇文章的节奏之美以及心灵之美。美的完全，在於整体而不在於零件，虽然文福的散文中诗意极浓，毕竟他在写的是散文，那么我们就不可用诗的断语去分割他的意思。

又想说的是，梁文福的文章，实在又是诗，每一篇里面，句句都是诗的境界，而我不敢把它们挑出来，只为了害怕断章取意坏了整体的周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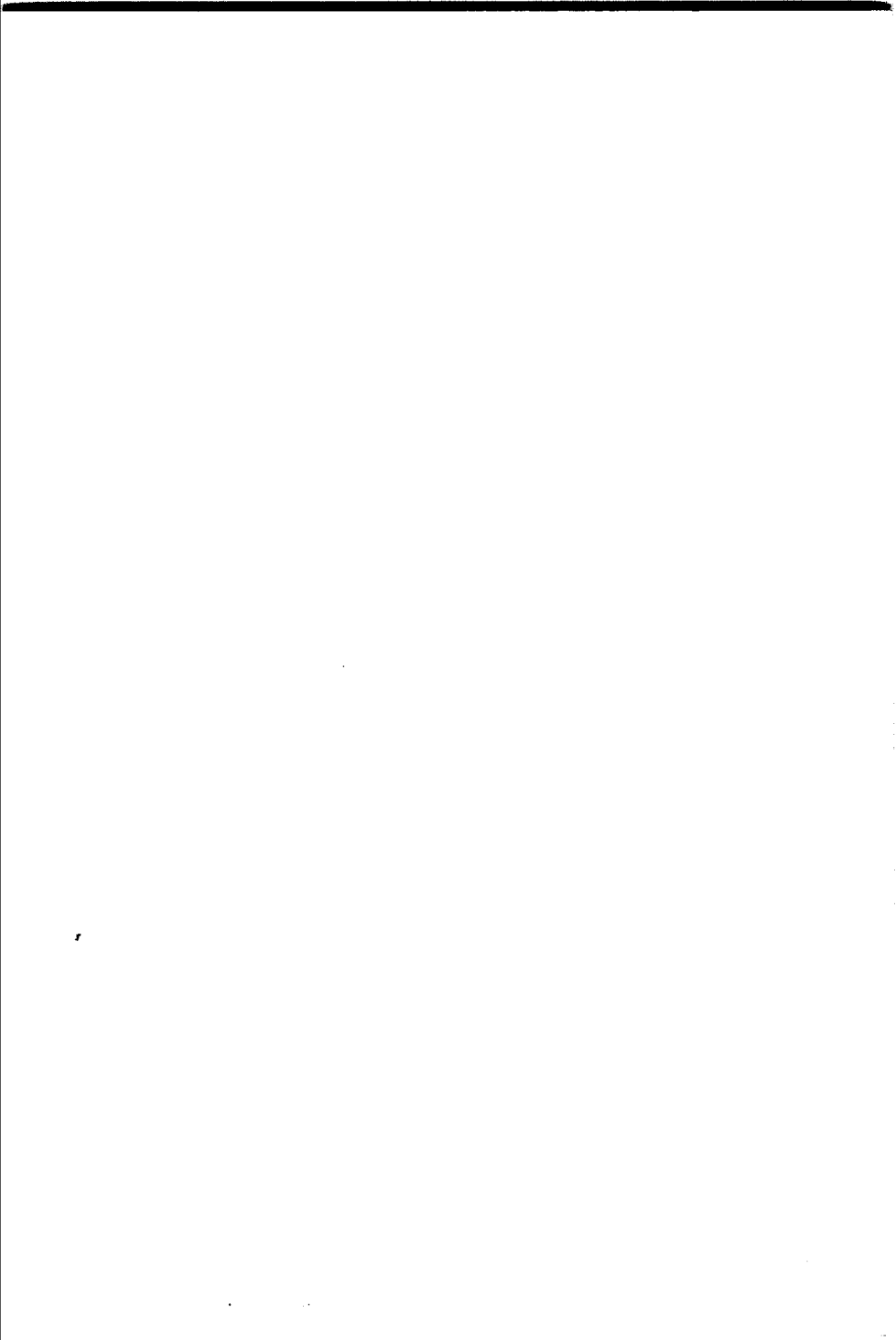
在文福所有的作品中「细读人间」可以说是作者的人生观，可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还是「最后的牛车水」。文中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呐喊，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数次翻阅这篇文章，好似在这短短数千字的短文里，看见了星加坡一切的变化，而一个并不是星加坡人的我，却被这一切的一切深深的震撼着。初读这篇牛车水是在深夜，以后旅行中读过，黄昏时读过，与朋友谈论时又匆匆读过，这篇文章耐看耐读甚而耐得起分析，它却又以如此温柔的笔调在做最平常的倾诉，这就是一个作者的「有守有为」。文福在其他的文章中，还可以再守一点他的笔，如肯在文字中再做割爱，那么出来的水准必然与「最后的牛车水」同步。

对于梁文福，我的期待一直很高，也许要说的话，实在出于一片惜材之心；寄望文福不要太多产，把自己磨得再雄

厚时出招不迟。而文福是一块品质具佳的可塑之材，但愿他的眼光也因此放得更深更远，不以做为一个星加坡的华人作家为止尽，更要以为全世界千千万万个华人写作的胸怀大志去鼓励自己。

这篇短文，说不尽对于梁文福小友的欣赏与寄望，我的心，是真真诚诚的。

三
五
著



最后的牛车水



咿的一声木门关上了
恍惚间，我觉得那是一道岁月的门槛
隔着屋内属于她的时代，及屋外的现在
如隔着古老的牛车水和十九岁的我

我是带着近乎虔敬的心情，走进最后的牛车水。

天色才刚刚暗下来，一盏一盏的灯，早已迫不及待地亮起，这儿一盏，那儿一盏，那儿又一盏，一摊又一摊。来呀来呀，小贩们招徕着生意，这是一个喊的世界。来呀，要买就快点，最后一天啰。我尝试去聆听那些喊声，却听不出几分离愁；他们是真的没有丝毫不舍？或者是那份憾然的别情已经被瀚然的人潮冲淡了，淹没了？来呀，快点来呀，最后大平卖。

大平卖。大平卖的人生。许多东西，甚至连典当的价值都失去了，譬如历史。人越来越多了，人潮汹涌，后面的人在挤，在推，我有点不由自主地向前走。潮流，是一股抗拒不了的力量。夜正年轻，人声喧闹中，灯火炫耀中，我看到那些在热闹背后黯然的粉墙，褪色而无助，啜嚅着一些毫不起眼的悲哀。什么是永远呢？大平卖？众人争购的牛仔褲？还是画家们摄影师们忙着捕捉的危楼旧垣？

我不能对牛车水说些什么，也不能为它说些什么。甚至，我想，为它叹一口气，我也没有资格。对我来说，牛车水是一个令我骄傲的名字，一个记载着我父亲的童年，我爷爷的奋斗，以及无数先辈们的血汗悲欢的故事。然而当我出世时，牛车水便老了。

长大以后，很少到牛车水去，不过每个农历年的前夕，还是不忘到那里去，说是凑热闹也好，说是习惯也好，说是一种属于本地华人的传统也好，总之觉得那份热，那份挤，那份嘈嘈杂杂，都是很牛车水的，很古老而亲切的。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唤起我一些遥远的记忆……。